



上海市學術著作出版基金

《一切經音義》 文字研究

上

王華權 著



上海世紀出版集團



上海市學術著作出版基金

博士文庫

《一切經音義》 文字研究

上

王華權 著

世紀出版集團 上海人民出版社

前言

湯用彤曾云：“佛典譯本，或卷帙太多，研讀不易，或意義深奧，或譯文隱晦，了解甚艱。不藉注疏，普通人士曷能通達？”^①而佛經音義的編纂與行世，正如撥開層層文字迷霧的航燈，普渡眾生通達玄遠佛理的真諦，顧齊之《慧琳音義》序言有云：“文字之有音義，猶迷方而得路，慧燈而破闇。”^②

然音義體的產生，原本自儒家經典注疏傳統。^③至隋唐時，隨著反切法的產生和運用，音義體遂又迎來了新的發展期。虞萬里指出：“《隋志》所載六朝新作和摘抄漢晉經師舊注而成的音義已遍及四部，反映了由傳、說、解和章句等體式過渡到注以後，因反切的產生而興起新一輪的注釋以儒家經典為中心而逐漸向史、子、集部拓展衍變的全過程。”^④同時，對佛經文注釋的體式本身也有一個從簡單到逐漸完善的過程，徐

① 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306 頁。

② 《慧琳音義》處士顧齊之序言。

③ 曾良指出，“義疏”來自佛家的“論釋”，中國的儒家義疏是源於佛教義疏的。佛教的“論”比中國的儒家義疏更早期出現。（《敦煌佛經字詞與校勘研究》，廈門大學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217、225 頁）

④ 虞萬里：《從儒典的“音義”說到佛典的〈一切經音義〉——兼論〈一切經音義三種校本合刊〉》。（《佛經音義研究：第二屆佛經音義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鳳凰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553 頁）

時儀就指出，最初人們在注釋佛經詞語時，往往採用“夾注音義”的方法，再到“把這些音義注釋附在一卷的卷末”，再到“將這些字音與釋義彙聚抄集在一起”，於是就有了獨立分行的只釋一部經文的佛經音義。玄應當是在當時已有音義的基礎上編纂成《玄應音義》，並創建了編纂佛經音義的體例。^①因此，《一切經音義》對佛典中疑難字詞進行逐字逐句從音至義的全方位解讀的體式，既是中國古代傳統小學章句注疏等方法在佛典中自然而然的延伸和發展，又是佛典注疏主動借助於中國古代傳統小學方法及儒家經典實現宣揚佛理的一種從內到外的嶄新嘗試。陳垣在《中國佛教史籍概論》中稱《玄應音義》為《經典釋文》體。^②于亭在《玄應〈一切經音義〉研究》中指出：“玄應之撰作，在形式上遵循了六朝以來比較成熟的儒家音義的格局。”^③景審《慧琳音義》序言稱慧琳“內精密教，入於總持之門；外研墨流，研乎文字之粹”，云：“大略以七家字書釋誼。七書謂《玉篇》、《說文》、《字林》、《字統》、《古今正字》、《文字典說》、《開元文字音義》。”^④

現存《一切經音義》以唐釋玄應《衆經音義》為最早^⑤，簡稱《玄應音義》，成書於約公元 663 年^⑥，共計二十五卷，其序云：“因譯

① 見徐時儀《〈一切經音義〉三種校本合刊》緒論注第七（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25 頁）

② 陳垣：《中國佛教史籍概論》，上海書店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55 頁。

③ 于亭：《玄應〈一切經音義〉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10 頁。

④ 《慧琳音義》試太常寺奉禮郎景審序言。

⑤ 梁曉虹指出，玄應之前隋朝東都洛陽慧日道場的沙門曇捷為《妙法蓮華經》所著的《字釋》，其一部分內容被以引用的形式，保留在日本僧人中算的《妙法蓮華經釋文》中。此為殘存最早的佛經音義。（《佛教與漢語史研究——以日本資料為中心》，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75 頁）

⑥ 徐時儀推測玄應的卒年“只能是在龍朔年間（661～663），《玄應音義》的成書年代亦不會晚於此時”（《玄應和慧琳〈一切經音義〉研究》第 35 頁）。虞萬里認為玄應很可能在龍朔二年（662）夏季前後示寂（《從儒典的“音義”說到佛典的〈一切經音義〉·佛經音義研究：第二屆佛經音義研究國際學術會論文集》，鳳凰出版社 2011 年版）。

尋閱，捃拾藏經，爲之音義，注釋訓解，援引群籍，證據卓然，煥然可領，結成三帙。”至唐憲宗時慧琳撰《一切經音義》，簡稱《慧琳音義》，成書於約公元807年^①，共計一百卷，景審《慧琳音義》序稱其爲：“浩然如海吞眾流以成深，皎兮若鏡照群物以無倦。”後遼燕京沙門希麟撰《續一切經音義》，簡稱《希麟音義》，成書於約公元987年^②，共計十卷，其序云：“前音未載，今續者是也。”三種音義前後大約跨越唐五代三百多年歷史。

三種《一切經音義》的撰具，代表了中國古代社會較大規模佛經漢譯活動基本完成和終結，同時，其音義體本身以釋佛典用字爲本，以“古”論“今”，釐正辨俗，廣徵博引，引經據典，總共引用經、史、子、集四部約四百五十種文獻^③，代表了文字、訓詁學在唐五代時期的新發展，在中國小學史上具有極其重要地位。劉葉秋在《中國字典史略》中指出：“在古代辭書中，徵引古籍的種類之多，保存佚文的內容之豐富，是沒有超過這部《慧琳音義》的了。”^④陸宗達在《一切經音義引用書索引跋》中指出：“是書徵采極博，凡玄應、慧苑、雲公、基師等各家音義無所不包，而唐以前音釋古訓之書今已不傳者，如《蒼頡篇》、《通俗文》、《埤蒼》、《廣蒼》、《字林》、《字統》、《字指》、《字典》、《字書》、《聲類》、《韻略》、《韻詮》、《纂韻》、《韻

① 景審序云《慧琳音義》“建中末年創制，至元和二祀方就”（《大正藏》第54冊）。徐時儀認爲“《慧琳音義》成書在元和三年以前”（《玄應和慧琳〈一切經音義〉研究》第94頁）。

② 徐時儀《〈一切經音義〉三種校本合刊》緒論中指出，考希麟在“旃蒙歲”條下云“旃蒙爲唐代宗永泰元年乙巳，到今統和五年丁亥，得二百二十三年”，可知《希麟音義》約撰於宋雍熙四年（987）。（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24頁）

③ 詳見拙文《一切經音義引書考論》，《長沙鐵道學院學報》，2009年第3期。黃仁瑄統計《玄應音義》引書凡241種（篇），《慧琳音義》引書凡425種（篇）。（《唐五代佛典音義研究》第153頁）

④ 劉葉秋：《中國字典史略》，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108頁。

英》、《桂苑珠叢》、《古今正字》、《文字集略》、《文字典說》、《開元文字音義》等書，獨賴其徵引，足為補輯之資。其《說文》、《爾雅》、《玉篇》……較之通行諸本長短互見，亦可比較。故此書非僅解釋音讀，辨章訓詁，而其多存古籍，尤為可貴也。”^① 胡奇光在《中國小學史》中指出：“《慧琳音義》在保存古代小學資料上，已大大超過《經典釋文》。”^② “是集佛教義書之大成，在唐代的訓詁中，可謂首屈一指。”^③ 《一切經音義》是中國小學史上集大成的巨製。

① 陸宗達：《陸宗達語言學論文集》，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1996 年版同，第 568 頁。

② 胡奇光：《中國小學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60 頁。

③ 胡奇光：《中國小學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62 頁。

目 錄

前言	1
----	---

上編 通論篇

緒論	3
一、研究概述	3
二、研究目標	19
三、研究方法	20
第一章 《一切經音義》文字研究價值	23
第一節 研究近代漢字字形	23
一、提供佛經文俗字形	24
二、提供文字演變線索	26
第二節 編纂大型字、辭書	30
一、借助《一切經音義》訂正《漢語大字典》	31
(一) 訂正字形	31
(二) 訂正釋義	47

二、訂正《故訓匯纂》所引《一切經音義》	64
(一) 補正字形	64
(二) 辨明通假	77
(三) 修補釋義	79
第三節 繫聯同源分化字	81
第四節 校讀佛典文獻	86
 第二章 《一切經音義》所收主要文字類型研究	90
第一節 概述	90
第二節 古文部分	90
一、來源、性質、特徵	90
二、古文辨析	92
(一) 源於《說文》古文等	92
(二) 源於早期古文字	96
(三) 源於本字	101
(四) 源於假借字	104
(五) 源於同源分化字	109
(六) 源於後起造字	117
三、小結	125
第三節 籀文部分	125
一、來源、性質、特徵	125
二、籀文辨析	127
三、小結	136
第四節 或體部分	136
一、來源、性質、特徵	136
二、或體辨析	137

(一) 源於《說文》或體等	137
(二) 源於早期古文字	138
(三) 源於假借字	139
(四) 源於同源分化字	142
(五) 源於異體字	149
三、小結	158
第五節 佛經文字部分	158
一、來源、性質、特徵	158
二、佛經文字辨析	159
三、小結	229
 第三章 《一切經音義》所收文字與原本《玉篇》、 《龍龕手鏡》的關係	230
第一節 與原本《玉篇》的關係	230
一、概述	230
二、《一切經音義》與原本《玉篇》字頭字收字編排類同 部分例析	232
三、《一切經音義》與原本《玉篇》釋義內收字類同 部分例析	237
四、小結	242
第二節 與《龍龕手鏡》的關係	242
一、概述	242
二、《龍龕手鏡》所收俗體數量與《一切經音義》 差異部分例析	244
(一) 源於《一切經音義》之外部分	244
(二) 源於佛經文而《一切經音義》失收部分	255

三、《龍龕手鏡》所收文字形體與《一切經音義》	
相異部分例析·····	264
四、《龍龕手鏡》所收字詞與《一切經音義》訓釋語相同	
部分例析·····	271
五、小結·····	280

第四章 《一切經音義》作者對佛經文字的疏理與訂正 ·····	283
第一節 概述·····	283
第二節 文字性質方面的疏理與訂正·····	284
一、正體·····	285
(一) 正體字性質 ·····	285
(二) 正體字辨析 ·····	285
(三) 小結 ·····	298
二、俗體·····	300
(一) 俗字性質 ·····	300
(二) 俗字辨析 ·····	301
(三) 小結 ·····	314
三、近字·····	316
(一) 近字性質 ·····	316
(二) 近字辨析 ·····	316
(三) 小結 ·····	321
四、通用·····	321
(一) 通用字性質 ·····	321
(二) 通用字辨析 ·····	321
(三) 《一切經音義》所收通字與《五經文字》、 《九經字樣》收字比較 ·····	326

(四)《干祿字書》所收通字與《一切經音義》	
收字比較·····	336
(五)小結·····	353
五、時用·····	354
(一)時用字性質·····	354
(二)時用字辨析·····	354
(三)小結·····	358
六、今作·····	358
(一)今作字性質·····	358
(二)今作字辨析·····	359
(三)小結·····	365
七、宜作·····	366
(一)宜作字性質·····	366
(二)宜作字例析·····	367
(三)小結·····	373
八、非類·····	373
(一)非類字性質·····	373
(二)非類字辨析·····	375
(三)小結·····	394
九、未詳·····	394
(一)未詳字性質·····	394
(二)未詳字辨析·····	394
(三)小結·····	407
第三節 局限性·····	408
一、誤判、誤改原佛經文字·····	409
二、混淆本假字·····	415

三、訓釋不統一·····	418
第五章 《一切經音義》“六書”理論及其應用 ·····	421
第一節 概述·····	421
第二節 轉注·····	423
一、轉注性質·····	423
二、轉注字例析·····	425
三、小結·····	432
第三節 假借·····	432
一、假借性質·····	432
二、假借字例析·····	433
三、小結·····	440
第四節 “六書”評述·····	441
一、俗用特徵·····	441
二、主觀特徵·····	443
第六章 《一切經音義》作者的文字觀 ·····	446
第一節 文字觀·····	446
第二節 表述方式·····	448
一、術語明示·····	448
二、體例尚古·····	450
三、用字摹古·····	450
第七章 《一切經音義》在唐代文字運動中的價值和地位 ·····	453
第一節 性質·····	453
一、文字集大成者·····	453

二、文字古文運動引領者·····	454
第二節 價值·····	455
一、唐代以前佛典文字的全方位正形和規範·····	455
二、唐代字樣學的補充與發展·····	456
第三節 不足·····	458
一、體例未善·····	458
二、編纂不精·····	460
三、用字多俗·····	461
結 語·····	462

上編 通論篇

緒 論

一、研究概述

鑒於《一切經音義》在古籍整理、語言文字研究、字辭書編纂和佛經研究等方面的特殊價值，《玄應音義》、《慧琳音義》和《希麟音義》受到學界重視，但因兵燹、學術變遷等原因，《慧琳音義》曾一度在中原消失，而《玄應音義》入釋藏，直至清末才被清儒發現並進行輯佚、引用和整理，因此，中國對其進行整理與研究，當始於清末之後。至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一切經音義》材料開始引起國內訓詁學界的關注，中國現代語言學史主要著作如劉葉秋《中國字典史略》、何九盈《中國古代語言學史》和胡奇光《中國小學史》等對其均有論述和評價，但真正對《一切經音義》進行系統全面的整理與研究，肇始於九十年代之後。

根據其研究成果，大致分為以下幾個階段：

（一）輯佚、引用、整理階段

1. 輯佚

《一切經音義》材料一開始就受到清儒高度重視，與清代繼承漢儒學風的“樸學”相關，陳垣指出：“清代小學家、校勘家、輯佚家，皆視此為瑰寶，此亦時代風氣使然。”^①最先有任大椿輯佚《字林考

① 陳垣：《中國佛教史籍概論》，上海書店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55 頁。

逸》和孫星衍輯佚《倉頡篇》等。上海師範大學郎晶晶 2007 年《〈字林〉研究》碩士論文將《玄應音義》不同版本所引《字林》與任大椿《字林考逸》輯本進行比勘，指出任氏所用《玄應音義》應屬磧砂藏本系統，並對任氏輯本誤闕作了辯證。焦桂美在《論孫星衍的輯佚學思想、方法及成就》一文中指出經孫星衍補輯、重刻的《倉頡篇》與稍後的任大椿輯本及道光時的馬國翰輯本成為光緒以前公認最好的三家《倉頡》輯本。^①

此外還有任大椿《小學鉤沉》，是書廣引《玄應音義》，對後世影響較大，輯佚有字書約四十餘種，主要有《倉頡》、《三倉》、《凡將篇》、《古文官書》、《古文奇字》、《勸學篇》、《通俗文》、《埤倉》、《古今字詁》、《聲類》、《韻集》、《周成難字》、《字指》、《字苑》、《字略》、《字統》、《字書》、《字體》等。

徐時儀對《一切經音義》所引《說文》、《方言》作了較系統整理。2004 年《佛經音義所引〈說文〉考探》（《中華文史論叢第 74 輯》）一文對佛經音義中所引《說文》與今存《說文》唐寫本《口部》殘簡與《木部》殘卷進行比對，從所收字詞字形、注音、釋義方面分析異同，指出佛經音義引《說文》無李陽冰按語，大致可以推斷其引《說文》皆非李陽冰改本，而為當時流傳之原本。2005 年《玄應〈眾經音義〉引〈方言〉考》（《方言》）一文指出《玄應音義》引用“方言”計四百三十多條，並對與今傳本揚雄《方言》相異的二百一十餘條五十多個詞進行分析，認為《玄應音義》所引《方言》存唐傳本的部分原貌，在整理校勘今傳本《方言》上具有存古字，正奪誤等價值。其他相關文章還有 2006 年《玄應〈眾經音義〉引〈方言〉考》（《燕京學報

① 焦桂美：《論孫星衍的輯佚學思想、方法及成就》，《圖書館理論與實踐》，2008 年第 6 期，第 65 頁。